

# 離 婚 案

二 本

名 伶 真 詞



新 編 離 婚

北平打磨廠學古堂印行(一四七)

25

30

35

40

# 茶敵齋

二本

各命真備

## ●離婚惡報(二本)

(一) 報 惡 婚 離

(老旦)他要願意就算妥吧。(丁)我去問明天聽回信。我就去。(下上小生白)昨日去逛廟。看見女多姣我白仁俊。丁大娘與我提的親事。也不知怎樣啦。(上丁白)仁俊在房。(小生)大娘來了。坐下吧。親事提的如何。(丁)算妥。(小生)財禮多少。(丁)財禮一百二十元。明天去娶。車板帶錢。(小生)就是吧。(丁)我回去告訴他們去。(下上下) (白)走娶親去吧。(大過場拜堂)(上小旦擺酒唱)天黑擺酒秉上燈光。叫了一聲丈夫郎。咱們夫婦快用飯。用完飯來咱好鋪床。我與你滿上一盃酒。一品當朝百年長。(小生唱)接盃在手喜洋洋。叫聲我妻你聽其詳。二十八日去把廟逛。那時你自己坐在車上。打扮的風流花兒一樣。引的我魂靈上了望鄉。今夜飲酒多歡暢。幸得今日配成鴛鴦。我有一事心不放。與你前夫怎樣同堂。縣長怎麼准的狀。要你一一說其詳。(小旦)那一天我哥哥送我回家去。我就他們打飢慌。我前夫人醜皮氣上。將我打的渾身傷。一怒我才去告狀，與我前夫站在大堂。奴我從頭訴已往。縣長氣的拍驚堂。大人不准我離婚狀。叫人役把我轟下大堂。(小生白)他怎斷散了。(小旦唱)他不准我在大堂把頭碰。這才二番叫回大堂。他言說三從四德女子根本。孝敬公婆從夫郎。(小生白)那你怎麼答哪。(小旦唱)我言說丈夫生的十分醜。一死不與他同床。大人無奈准下我的狀。斷與他一百二十元現大洋。當堂具結各找各保。我們父女回家鄉。(小生)有一年的光景。總不敢找主哪。(小旦唱)提媒的到有七八個。那一個我也看不上。(小生白)你也看不見。(小旦白)那個都是傳影照像。若不然就得對面相。

那一天丁大娘對我講。說你與我年貌相當。(小生白)那時節。你也沒看見我呀。(小旦唱)你也與我照過像。你的像片在我皮箱。(小生白)我都忘記了。(小旦唱)我找出來你看你的樣。你看看如同父並一娘。世界上便宜叫你得。(小生白)我得什麼便宜事呢。(小旦白)寶貝你那能知道呀。(唱)奴我好比花魁女。你好比秦仲賣油郎。夫婦說笑二更鼓。叫丈夫天不早啦。咱們上床。(白)咱們安歇了吧。正是。今日洞房花燭夜。如同玉女配金郎。(下上桑生白)自幼生來學浮蕩。耍錢場裏長遊逛。我桑良義。乃史家莊人氏。父母早亡。拋我一人。二十多歲。未曾娶妻。是我那日上白家坡耍錢。看見那家門首。站着一個婦道。諒他不過二十多歲。長的風流俊俏。穿一身新衣。真是令人可愛。不知他是何人之妻。那日我從他門口所過。他將我看的亦樂乎。二日傳情。真是將我魂靈引去。到叫時時刻刻難忘。不免我到那裏遛達遛達。(下上小生小旦小生白)丈夫着急滴難好。(小旦)瞎子正好賣燒餅。(小生白)我白仁俊。(小旦)奴許氏(小生)是我自那日眼睛起朦。上藥不效。如今只落的伸掌不明。咳。可不難死我了哇。(唱)未曾說話長嘆幾聲。叫一聲許氏要你是聽。(白)許氏你望那裏去了。(小旦)我在這裏哪。(小生唱)丈夫有話對你講。不知你肯聽不肯聽。(小旦白)丈夫有話說吧。(小生白)自你進門三個月整。丈夫我瞎了兩個眼睛。沒眼戶難把錢掙。家中寒苦日子窮。你這一回可怎樣行。(小旦)曾丈夫你放心吧。為妻至死不能改更。這我可算任命了。為人忘想天不從。正是人人打算遂心意。肚哇一聲命造成。是我憑天由命吧。(下上桑生唱)桑某行走來的快。白家坡不遠面前排。猛然抬頭留神看。不見那婦人他出來。不離左右團團轉。來往行走把頭抬。(小旦暗上生唱)一見婦人門前站。手托香腮口打咳。站穩身形定睛看。週

身的衣服俱是漂白。頭上青絲如墨染。兩鬢鬚似刀裁。眉如新月杏核眼。懸胆鼻上臉堂白。兩眼含情人人愛。將我魂靈勾上望鄉台。目不轉睛仔細看。好相泥塑像又獸。也也跌跌正發愕。(小旦唱)在面前站着個俏皮郎才。諒歲數滿不過二十以外。如也似跌站在大街。看他好相有什麼事。我不免走上前去問個明白。(白)我說那人。你找誰呀。(小生白)我我我忘啦。(小旦)我們這姓白。叫仁俊。(生白)白大哥可曾在家嗎。(小旦)沒在家。(生)沒在家我回去了。(小旦)你別走。你大哥不在家。嫂嫂在家。有什麼事都辦的。走上屋去。兄弟坐下。我說貴姓呀。(生)我姓桑叫良義。(小旦)你今年多大咧。(生)小哪。我二十八歲。嫂嫂我大哥作什麼去啦。(小旦)你大哥賣貨去啦。(生)怎作那個買賣。(小旦)那有辦法子。眼睛瞎啦。(生)咳。你這命也真不好哇。(小旦)兄弟爲何咳嗽嘆氣。(生)想我替我大哥不行。(小旦)兄弟說的煞話呀。(生)我替瞎了。(小旦)爲什麼。(生)和你們兩口子多好。如同金童玉女。說笑多遂心。不想我大哥一瞎。嫂嫂你何日是個了手。(小旦)這有辦法子。(生)我有法子。怕大嫂不依從。(小旦)你有什麼法子。(生)嫂嫂聽了。(唱)未曾說話笑哈哈。尊聲賢嫂聽根牙。咱二人背着大哥去天津衛。那裏人多熱鬧繁華。你到那裏縫連補納。我就去把洋車拉。掙了大洋捐家下。留着我大哥他好零花。(小旦白)咱們多怎去哪。(生白)咱兩立刻得去。趁着大哥不在家。這時就去吧。(小旦)走吧。(生)正是二人定計笑哈哈。你做針線我拉車。隨我來。(下上小生白)許氏開門來。他將門倒鎖。那裏去啦。莫非說。上他娘家去啦。待我去找去。(下上老牛老旦老生白)所爲小女事。(老牛)終日淚不乾。(老生)老漢許萬年。(老旦)老身劉氏。自姑爺兩眼瞎啦。女兒總未曾來。(小生白)岳父岳母可曾在家。(老旦白)姑爺來了。我

女兒怎沒來。(小生)不知你女兒那裏去了。莫非是跟人家走啦。待我四下尋找吧。(下)上店小)我店小。在窮集棧。當店小。(上)生小旦白)此是店房麼。(店小)正是店房。要住店麼。(可有單間。(店小)有隨我來。(進門)桑生白)嫂嫂在此等候。我看看我表叔去。(小旦)你去吧。(上)老王夥友白)自幼生來命兒苦。烟花柳巷當夜壺。我五喜堂大茶壺。(上)桑生白)老王。王。(王白)桑爺來了。(桑生)你們老板呢。(老板)來了。何事。(桑生白)老板你不買人麼。(老板)那有。(桑生)我有一個人。(老板)多大。(桑生)二十五歲。(老板)人頭哪。(桑生)一百成。(老板)要多少錢。(桑生)死賣大洋四百元。我看上算。(老板)妥吧。(下)(上)小旦白)奴許賽珠。隨桑兄弟來在天津。住在店內。(上)老板桑生白)來到啦。你就說是我表嬸。走。進去吧。(小旦白)丈夫回來了。這是何人。(桑生)這是表嬸。上前見過(小旦)表嬸您好哇(老板)好哇。姪媳婦在店裏。有多不便宜呀。走。遂我去吧。來到啦。走進去。老王打簾子(王)是(老板白)你坐吧(桑生白)你們坐着。我走(小旦白)表嬸這是甚麼地方(老板)誰是你表嬸(小旦)你是誰呀(老板)不瞞你說。是他把你賣與我啦(小旦)當真(老板)當真(小旦)果然(小旦白)罷了我了(唱)聞聽此言大吃一驚。好似涼水澆頭懷裏抱冰。木雕泥塑說不出話。雲朦兩眼兩耳鳴。心如刀攪得得的戰。撲酥酥兩眼。滾下淚痕。那時節也是我主意打錯。悔不該跟他來到天津城。怎說是將我賣在了煙花院。這怎不活活將奴坑。我瞎了眼睛把他看的那麼樣重。來到此處有變更。悔不該與前夫離婚作下孽。到這時兩膀生翅難飛騰。這可叫我怎麼好。到叫奴我難打調停。我有心不從這件事。那鴛鴦豈能把我容。我只得應下這件事。穿戴不俗半世榮。這也是我命該如此。擦擦眼淚媽媽稱。(白)媽媽事到如今。我也不得不如此

啦(雜上)四小老板旦白)你只要聽說聽道的。誰也不敢與你氣受。丫頭與他換上衣服(丫頭是) (下)上丑白)生來人醜心更秀。要說開盤無有够。我姓周。名身秀小名叫俊。我姓劉排行老六。人稱劉老六。我說周大哥。昨日我上侯家後溜搭。五喜堂接來一個新人。名叫賽珠。真是壓倒羣芳。兄弟咱奔那裏。玩耍玩耍(周白)說好。待我們。去到那裏走走。(唱)未曾說話代笑言。劉老兄弟聽週全。咱們二人好有一比(劉白)比作何來(周唱)你好比作張九成。我好比作李明來。正然行走來的快。五喜堂不遠在面前(劉白)大哥來到啦。我們進去(老王白)二位來啦。請六號屋裏坐(丑白)我們見見吧(茶壺白)姑娘們六號見客(三喜)(四喜)(五喜。賽珠。見齊啦)(二丑白)叫賽珠吧(小旦老板)(上)二位來啦(小白)我伺候那位爺(劉白)伺候這位(老板)貴姓呀(周)姓周哇二位到不多包涵(周白)今天我住下(小白)我不留你(周白)我有錢給你(小旦)你有錢我不留(周)你怎麼不留哪(小旦)我生來愛俊。嫌你醜(周白)我看你也是吃够了吧。是你吃我一場拷打(上)老板白)周爺不要生氣。你們二位先回去。等我問問他(周劉)今天非住下不行(老板)看我面上回去吧。我說賽珠。你嫌人家醜。你還想在你家裏嫌你丈夫醜。打了活離。來到這裏。你還那樣。你想都照三國呂布是的。你真氣死媽了。丫頭們將他吊起來。我打他兩下(打)是你從不從(小白)媽媽我從下了就是(老板)你早這樣。何用媽媽生氣。那麼把他放下來(上)桑生白)我將許氏賣四百現洋。我桑良義。寶坻縣。史家莊人氏。我將許氏拐到天津。他成想與他過日子。離一多百里地。他娘家要是找了來。我這場官司怎樣打。將他賣了四百元錢。我這有多場實。不免回家走走(唱)邁步走出天津城。不由心中暗叮嚀。我將許氏賣出手。四百元錢在手中。回家好地買上幾頃。娶下一個女花容。終朝將我來侍奉。我二人說笑魚水情

·得此洋錢回家心勝。今日破出一夜的工。思思想想往前奔(上賊白)少往前走。你放下金銀財寶再走(桑小生白)我的洋錢。為何給你。這不是胡說八道麼(賊白)你別等我費事(桑生)我不給你你便怎樣(賊)是你着槍(桑生死)被我一槍打死。待我翻來。洋錢到手。我等去也(下)上小旦白)身落煙花幾時休。終朝每日反憂愁。奴許賽珠。自那日跟隨桑良義來到天津。不想他安下不良之意。將我賣在煙花。昨因客醜。是我不從。受他一場拷打。無奈從下留客。連住數夜。思想起來。何日是個出頭之日呀(唱)忽聽樵樓一更梆。獨對殘燈心痛傷。自我記事從頭想。一宗一件記心上。十三歲那年給我把婆家找。我婆家豪富有餘糧。丈夫名叫鄭志廣。與奴同庚是屬羊。二十一歲我把門過。丈夫一眼我也看不上。公婆良言對我講。他們說話我不答腔。那時奴我心暗想。至死不與他同床。可嘆我如花又似玉。怎與我配一個醜夫郎。我想一死不在世上。閻王殿前訴冤枉。這如今人人說來個個講。我打離婚夫婦同堂。那日我與他把堂上。他言我語論短長。大人不准我的狀。他叫我回家侍奉高堂。大人說是叫我回家去。我不是投河就是懸梁。若不然就是當堂我碰死。衆人役上前把我唐。大人無奈才應允。斷他一百二十元現大洋。跟隨我父回家下。我娘一見氣昂昂。我娘說永也不與我找主。我言說自己配鴛鴦(二更)忽聽樵樓二更排。思想起奴我又嘆又咳。前公婆帶我恩似海。悔不

該與前夫恩愛兩分開。出嫁從夫該正派。說什麼醜俊命裏該。那時節奴我作事錯。到如今叫奴悔不來。那時節奴我傳像自找主。看中了白仁俊美貌郎才。那時節奴我重嫁不過一載。離婚惡報天降災。白仁俊他把眼睛壞。奴我一見淚滿腮。我夫去把燒餅賣。私引桑良義進門來。也 是我將他領到我家下。自那日偷香長往來。那時我想長恩愛。跟他偷跑天津來。他喪心將我賣。賣在煙花柳巷來。這時節顧不了醜與俊。若不順從皮鞭子難挨。勸同胞幼女們在家學正派。莫想離婚偷跑出來。這時候後悔也晚了。叫奴我哭死也是白。(三更)忽聽樵樓鼓打三更(暗上鬼吹氣)我怎麼眼跳心不寧。莫非說該我今日死。把我爹娘叫幾聲。我將賣在煙花院。好比還願一般同。不如捨命身一死。閻王面前我把冤鳴。手拿圈套淚如雨。眼望家鄉滾淚痕。(白)爹娘啊(唱)兒我今日身一死。二老在家那知情。將頭一伸上了吊。手刨脚登歸陰城(下)上小旦魂白)杳杳冥冥路。悠悠蕩蕩魂。奴許氏陰魂。趕奔豐都城。閻王面前訴冤(下)下鴛鴦子茶壺叫門)賽珠開門來開門來。為何不言不語(老板)頭子是你將開揣開(夥友)噯呀。老板不好了(老板)怎麼樣了。賽珠吊死啦。拽下來看看是死是活(衆伙)死啦(老板)罷了我那四百元現大洋。去他娘瓜打打的正是。雇人抬到荒郊外。我們管抬不管埋。任憑你們扔苦海。不論狼吃與狗拆。

風陵文庫  
文庫 19  
F 400  
M 288  
早稲田大学図書館

M288